

三
朝
野
紀

三朝野紀卷之三

江上遺民李遜之輯

天啓朝

蘇松兵備朱童蒙前任省垣以講學參鄒元標癸亥年例外轉在任復多不法心不自安引疾求退巡撫周起元疏劾童蒙未習簿書吏事又乏斟酌虛衷閭閻雖嗟暑雨似胡越之罔聞繩束自如秋荼每刑罰之不中疎於檢押而左右委轡不收濫於搜括而贖鍰徵輸過急乞勅下吏部量行調處

奉旨周起元排陷正人削職爲民朱童蒙不准告
病同前例推郭允厚李春暉俱陞京堂用

是時童蒙已通內矣故以巡撫叅司屬反削巡
撫之籍而被叅者以彈事爲啓事當時亂政如
此後益不可問矣

周忠介贈周公罷歸序畧曰先是楊丞以強項
開隙織璫李欲中丞以危法公曰黜陟之柄可
容若輩操耶力持之而璫已啣公矣無何兵使
者恣睢以逞一夫寃死萬姓憤激公亦知其多

內援未可擊而公弗顧也特疏上聞蒙天子督
過而公削職歸矣以察吏安民之故被譴以去
卽奪公以官未嘗不予公以名公去而郡邑有
所恃不肯以身殉監司有所畏不敢以刑快意
繼公撫吳者終不能趨炎附熱翻一成之案且
使彼之曲徑而入媚竈而來因以得美官者亦
心沮心怵負世大詬而海內秉鉞之臣猶或能
以察吏安民之責挺持於震風凌雨之中也
繼周公撫吳者爲毛一鷺故璫之私人讀此文

負慚無地遂搆成丙寅之獄先忠毅亦羅入其中云

左副都喬應甲在道陳言凡十疏言趙南星之迷李三才之橫力攻高攀龍孫瑋曹于汴并攻魏大中等末言東林得淮撫則暗有所持淮撫得東林則兩有所挾意在剖分門戶力持黨局耳又言三才託汪文言賄謀起升房可壯特疏舉薦乞取各官保疏叅疏俱付史館紀載

應甲素有狂疾故出語顛悖不倫卽彼黨亦厭

之以爲不便佐憲旋出之爲秦撫時王紹徽爲
冢宰矣應甲至秦以銀五錢送馮恭定

從吾託

之備酒請一鄉紳馮因治具自亦出陪酒半忽
語馮曰王太宰命奈何姑用家童一二人塞責
可乎因於是廷中杖其一二家人而去其狂肆
之狀如此

降福建湖廣江西山東四省考官顧錫疇董承業
方逢年章允儒丁乾學郝士膏熊奮渭李繼貞各
三級調外任并將中式舉人艾南英等罰科有差

內旨云各試錄策問詆毀朝政譏刺朕躬是非顛倒誣讒罔顧皆因大臣納賄主持於中故各官順旨附會於外云云御史劉廷佐疏救各官奉旨以其黨護亦着降三級調用未幾又奉試錄止用士子原文不得另撰之旨蓋會試兩主考顧秉謙魏廣微原不解屬文故借此以逢迎內意免觸忌諱也此旨固卽兩人所擬云耳

工部主事曹欽程疏叅御史周宗建張慎言李應昇黃尊素言宗建令仁和賍私狼籍恐人發之調

其親吳煥以繼其後其入臺也薦熊廷弼劉時俊
且私庇沈萃禎慎言薦趙南星避貴州差歸之安
伸伸辯復遭辣手又盜曹縣庫銀三千恨後任石
三畏查追乘同鄉同年張光前捏單劣處李應昇
專爲東林護法排王永光等援高攀龍等又攘北
直學差黃尊素以附汪文言入臺力薦其座師鄒
維璉末云諸奸所爲同於白蓮之倡亂借題講學
反愚一世以沽名所謂在一鄉則亂一鄉在天下
則亂天下者也至竭忠盡節無忝傅樾之骨鯁者

僅陳九疇李魯生張訥李蕃周昌晉李恒茂宋夢
環張惟一獻臣而已奉旨四臣俱削奪宗建慎言
行撫按迫贓具奏沈萃禎吳煥降三級安伸原官
起用霍維華卽疏贊云欽程一疏而劾四御史如
承蝸然真可謂發蒙振落矣

欽程本涿州門生初令吳江以貪穢被糾黃緣
起官引入璫幕李魯生輩爲之代草是疏以效
首功實由涿州恨張公會叅其父盛明故借此
報怨而以先忠毅與周黃二公俱爲內外魏之

切齒故併入一網云欽程因誇於人曰我做此好事選君范質公尙不陞我何也范去而馮始令吏部超加以太僕卿欽程益恃寵恣肆顛狂無狀璫亦聞而厭之涿州恐累已也復令其門生潘士聞疏劾斥歸崇禎初逮問論辟

黃公戲柬先公曰在鄉亂鄉數語惟曹孟德足以當之吾輩不情之譽自愧良多矣

給事中李恒茂疏申理崔呈秀等奉旨崔呈秀事情顯係誣讎不必行勘着回道管事知縣石三畏

既經多薦暫擬部銜仍候考選其薦主今聽降陳
九疇卽陞京堂用呈秀亦上疏自理言曾疏糾陶
朗先爲東林誣陷云云呈秀以居停內閣許秉彝
通于忠賢忠賢亦欲結於外廷資呈秀爲耳目而
廣微和之內外表裡殺人媚人無所不至矣

忠賢竊柄動出中旨行事兵科李魯生阿忠賢意
上疏曰諸奸傾陷正人類先假借名號近者起用
動曰中旨夫旨不自中出而誰出哉執中者帝宅
中者王而旨不得稱中必由汪文言許念敬之過

付關說王安之交通接引部閣之雷同響應而後
爲旨則旨真外矣皇上烏能有其旨哉

或戲云中旨之中若如此講則南方之強北方
之強強字強盜之強矣崇禎初汪始亨有疏叅
魯生駁中旨字甚透快魯生在璫門下稱四李
中一李逆案問徒後降清復爲顯官

春進也

四李者魯生蕃恒茂

魯生又疏論枚卜不得拘資序云試取明旨老成
幹濟語繹之蓋成卽爲老必其屹然爲堅疑甯靜

之器老於識而非老于年濟乃稱幹必其卓然抱
安內攘外之猷濟於民而又濟于國蓋爲擁戴馮
銓也又御史張樞疏亦有少年學士黑頭相公英
妙未可少之語

銓始入廣徵幕廣徵極相推引銓復結歡魏良
卿傅應星等爲之延譽又逆賢未闖時有妻馮
氏亦涿州人疑與同宗頗注意焉銓因與霍維
華崔呈秀楊維垣輩時緝外廷事密報闖逆闖
教以當如何羅織密封付良卿轉送內廷行之

深中闇歎心遂得大拜云

御史梁夢環疏論計典叅汪文言宜重處奉旨汪
文言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旂扭解來京究問初傅
樾叅文言已逮問廷杖矣至是逆賢恨楊左輩未
已馮銓與霍維華楊維垣李魯生等密謀遂說賢
與大獄欲借汪文言口以殺楊左特令夢環出疏
從此緹騎之遣無虛日矣

御史楊維垣疏論刑部侍郎王之案以張差一事
倖功躡躋誣皇祖負先帝不惟無功抑且有罪奉

旨着削籍仍追奪誥命

大理寺寺丞徐大化疏叅楊漣左光斗黨同伐異
招權納賄又謂正人皆爲漣等摧折亟宜起用有
旨漣光斗俟文言逮至審明追贓摧折諸臣俱起
用

自中旨以會推一事逐部院此後削奪日行始
但驅除異已繼則蔓引株連最後則同類相殘
或始合中離或爭權構禍特疏糾彈者外論是
非固不足憑特旨處分者內廷好惡亦無足據

記之不勝記但擇其人與事之有關係者間錄一二以見大端云

汪文言逮至奉旨拿送鎮撫司好生打問鎮撫許顯純打問文言招出甘肅巡撫李若星用銀五千兩謀陞此缺奉旨若星削奪一切賍私嚴行究問務要指出何人收用確招具奏該司復究問詞連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顧大章趙南星惠世揚李若星徐良彥黃龍光鄧漢繆昌期郝維璉施天德王之寀毛士龍熊明遇錢士晉盧化

鰲黃正賓招言以移宮建議者爲立名臘等之資
整頓銓政者爲偏聽招權之藉布買命之金而楊
熊之刑停啓賄賂之門而陞遷之法濫總歸之文
言得力於父事王安結納權要濁亂朝政奉旨楊
鎬熊廷弼既失封疆又賄買圖脫楊漣左光斗魏
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顧大章俱差宮扭解來京究
問趙南星等俱撫按提問追贓

刑科霍維華疏論挺擊紅丸移宮三案媿媿數千
言奉旨本內說張差瘋疾逼真進葯移宮尤朕所

目覩劉一燦黨邪害正韓爌庇護元凶孫愐行借
題修怨張問達周嘉謨朋比爲奸俱當削籍王之
案待楊漣等逮到一體治罪范濟世王志道汪慶
百劉廷元徐景濂郭如楚張捷分別陞用唐嗣美
岳駿聲曾道唯卽與推用李可灼免戍閑住此本
宣付史館從實紀載楊惟休私刻追毀仍改正皇
考實錄

此疏乃一部三朝要典也奉旨亦甚長節錄數
語已見其概矣

七月逮楊漣左光斗周朝瑞袁化中魏大中顧大章先後到京俱下鎮撫司打問初獄上擬以移宮爲案苦於無贓徐大化倡爲封疆之說蓋移宮止屬楊左與顧大章無預封疆止周朝瑞薦熊廷弼顧大章與楊維垣爭辯與楊左四人又無預合移宮封疆爲一局以定殺六人之謀者大化也又獻申通王安之說俾殺之有名者賈繼春也先是拷掠文言欲據之以成招酷刑備加文言終不屈最後不能堪始仰視許顯純曰吾口終不肖汝心任

巧爲之吾承焉可也顯純欲誣諸人駐至魏楊二人文言曰以此饑清廉之士有死不承復加一夾至是先斃文言以滅口使無所對質拷問日皆辯論不屈左公曰彼殺我有兩法乘我不服而亟鞫以斃之又或陰害於獄中徐以病聞若一鞠卽服卽送法司或有見天日乎於是靡焉承順招出仍發鎮撫司五日一比則從來未有之法也比時纍纍跪堦前裸體辱之弛扭則受棰弛鐐則受夾弛棰與夾則受棍剝痛未平不再宿復加榜掠至二

十五日報楊左亡二十六日報魏亡袁周至八月
中相繼亡有旨發顧大章刑部定爰書昭示天下
定限十日仍送鎮撫司監追顧至刑部亦自縊死
大學士魏廣微揭言今日文書房傳旨鎮撫司打
問過楊漣等着票擬逐日嚴刑追比五日一回奏
臣等不勝驚惶念璉等今日雖爲有罪之人前日
實爲聖明之佐卽贓私是真轉發刑部猶議減免
逐日嚴刑就死直須臾耳以理刑之職遽責追贓
無論違背祖制朝政日亂與古帝王大不相侔矣

揭入降論切責畧曰朕自去歲屏逐凶邪勵精圖治秉軸大臣無有爲朕分憂共念者卽如楊漣左光斗移宮一案背先帝深恩陷朕躬不孝又熊廷弼喪遼辱國一案寸斬尙有餘辜漣等受其重賄巧爲出脫此皆天地不容神人共憤而在朝文武持祿養交徇私避禍但顧子孫之計不圖社稷之安朕方率循舊章而曰朝政日亂朕方祖述堯舜而曰大不相侔以致言官承望風旨緘口結舌無敢直明其罪者今宜改過自新共維國是敢有陰

懷觀望暗弄機關或巧借題目代人報復或捏造
飛言希圖翻案朕按祖宗紅牌之律俱治以說謊
欺君之罪其楊漣等生爲貪婪賊臣死爲不忠逆
鬼雖在獄身故而殘害忠良惡類尙存俟追贓完
日明具爰書暴其罪狀布告遠邇垂示將來爲人
臣不忠之戒

南樂此揭因冢宰崔景榮強之而出隨有此論
內朝政日亂等語皆揭中語也擬此論者涿州
也隨令門克新疏叅廣徵誤聽景榮不覺識見

潛移脚跟不穩并叅景榮倡調停之說以媚奸邪邀後福廣微大懼引疾回景榮竟削奪去

酌中志畧云凡造謀殺命私遞線索害人者魏廣微崔呈秀也一切削奪勒限追贓諸嚴旨皆顧秉謙票擬閣中簿籍中書官可証也擠蒲州烏程聊城者南樂爲涿州騰路擠南樂者卽涿州也擠涿州者崔呈秀也詔獄鍛鍊承旨下手者田爾耕許顯純也謀興大獄私圖報復者涿州蘆州徐大化霍維華等也殺義僕韓三欲構

成賄案牽連蒲州者楊維垣也維垣雖以中旨起官因爲座師徐紹吉攘戶部侍郎缺爲南樂譖之逆賢故卒未大用云

志畧爲罪監劉若愚著若愚爲李永貞名下秉筆其言當不妄

三法司會審戚臣李承恩引盜乘輿服御物律斬詔報可承恩父李和爲世廟甯安大長公主駙馬承恩襲左都督世廟嫡外孫也招內以僭用團龍服及龍鳳女衫金面壽喜龍盒三事乃世廟所賜

也打死使女三名家人一名家人則別案以他事
自縊者乃擬以盜乘輿服御物律斬末略引及八
議旨云既當重辟如何又引入議承恩之坐死者
如此忠賢以此事緝獲有功賞羊酒賜勅獎諭

諭內閣我皇祖特起熊廷弼於田間授以經畧賜
之尙方賜之蟒玉寵極人臣義當盡瘁乃廷弼欺
朕卽位托病卸担薦袁應泰而遼東亡既剛愎不
仁望風先逃而河西失不知費國家幾百萬金錢
喪軍民幾百萬姓命徵兵西蜀則西蜀變風聞山

東則山東亂至今黔中尚岌岌未甯其罪難以擢
髮數迨三尺莫逃百計鑽求最甚者有周朝瑞十
日四疏申救有顧大章妄爲罪屬可矜又托奸徒
汪文言內探消息外入楊漣左光斗之幕囑令遺
書求解諸奸受賄動以萬千安問祖宗疆土法度
哉朕痛恨已將漣等置之於法頃八月二十一日
文華殿講讀畢卿等五人面獻刊行繡像遼東傳
一卷出諸袖中合詞奏曰此熊廷弼所以掩飭誇
功希圖脫罪朕親覽之豎髮切齒況屢經言官郭

興治門克新石三畏等形於章奏宜卽加兩觀之
誅庶大快萬民之憤卿等擬諭來卽傳示刑部等
衙門着便會官處決了以爲辱國偷生罔上不忠
之戒

遼難之發涿州父方任

布政鼠竄南奔書

坊中有刻小說者內列馮布政奔逃一回涿州

耻之先令卓邁上廷弼宜急斬疏遂於講筵袖

出此傳奏請正法

時熊在獄中又出揭辨無
投贖揚左事內亦忌之矣擬

諭以進王體乾曰此明係小馮欲殺熊家與皇

爺何預請御筆增入卿等面奏出諸袖中云云
熊既奉旨從容更衣以出胸中盛一小袋內具
辯冤疏提牢主事張時雍問曰袋中何物熊曰
辯冤疏也張曰公未讀李斯傳乎囚安得上書
熊曰君亦未讀李斯傳此趙高語也以疏稿授
張受刑後傳首九邊尸棄漏澤園疏卒不果上
嗟乎當時失封疆者不獨一熊也楊鎬王化
貞安坐福堂而獨殺一熊熊不死於法而死於
局所以人多惜之崇禎初閣揭請之始許歸葬

揭中叙述顛末亦最詳盡

命錦衣衛差官逮原任御史方震孺法司究問以
自任監軍望風奔竄失陷封疆也先坐贓六千追
比法司議以監軍無封疆責難與廷弼同論獄屢
待未決至次年以揚州知府劉鐸獄詞牽連擬辟
崇禎初釋放復官 先是既殺楊左諸臣內旨又
以惠世揚同惡相濟亦命拿解究問鎮撫司讞上
付法司坐以交結王安倡議移宮諸罪擬斬會審
時掌道徐揚先問曰你說邵尙老

邵輔忠

是小人今

果是小人否對曰諸公見地高明以爲君子世揚
愚昧故以爲小人衆惡其言遂責三十板爰書中
故稱爲扞罔之冥頑云 其以交內擬大辟也曰
青衣小帽入直房謀定策也鼎湖未泣謀定何策
龍馭旣升普天縞素矣青衣入直有是理是事否
當時逮入詔獄者先後凡十七人獨方惠二公
幸得不死重見天日至崇禎末始登啓事方公
任粵西巡撫聞甲申之變悲憤而亡惠公於易
代後猶覩顏出仕異哉

崔呈秀疏薦張鶴鳴又薦孫杰吳淳夫等十四人
才品宜亟擢用劾徐良彥宜罷斥

又疏諛魏忠賢修城之功叅肅甯令劉賁卿削奪
去○此諛璫之始也至次年二月又疏云臣薦魏
忠賢修城一疏不知者以爲行媚中官非臣與人
爲善之素心也伏祈勅下部院察朝野臣民公言
若事事得實不但史官書之垂於萬世見中官出
類拔萃且見臣稱人之善以堅其末路目前干譏
萬罵臣固安之

自此疏出而後之稱功頌德者遍朝野矣呈秀之內固犬豕不食此亦不足記特記之以見作備之自耳

提督九門太監金良輔劾御史倪文煥擅責門軍奉嚴旨查究文煥急求解於呈秀呈秀引入璫幕青衣叩頭求爲義子璫領之閱數日卽具疏劾李邦華東林高足與姪李日宣及趙南星魏大中毒腸辣手掃空善類周順昌與大中結黨傾朱童蒙汪文言廷杖南還扁舟與順昌會於姑蘇門外近

日又邀大中過姑蘇爲十日飲大中以孫託順昌以女許焉至於給假回日坐三大船資貨充盈壓沉一舟狼籍河干白鏹暴露通人掩口林枝橋輿援署選惟賄是聞宜究處郝元標講院碑宜行毀碎有旨李邦華等俱削奪內有賍私狼籍者撫按提問書院碑卽時碎毀

自古未有貪財至壓沉一舟者當時宵小肆口橫詆不顧事理大約如此不特文煥此疏也餘不能盡載姑記此以見一斑云

御史賈繼春疏言王安以修葺之故倡移宮之說
楊漣左光斗希寵助虐逼辱康妃虧損聖德傅櫬
叅汪文言左光斗魏大中漣在其中矣於是先發
遮飾之計而叅內之疏出叅內者借題也不過爲
自免之計今日不可不明其所以當死之罪以破
其借題之奸聞若輩從前倡惑之說久播中外且
撰爲傳記淆亂聽聞不可不禁也奉旨楊漣左光
斗妄希定策申通王安倡爲移宮之事又與魏大
中周朝瑞袁化中深盟固結黨護熊廷弼夥壞封

疆鐵案既定猶貪其重賄使汪文言內探消息暗
弄機關及文言事發乃巧借題目以掩罪信口裝
誣毫無影響朕深切痛恨已將廷弼處決傳首九
邊楊漣等雖追贓身故顧大章限十日內結案爰
書既成就依這本說將諸奸罪狀及守正諸臣向
日疏揭并近日屢旨着史官纂集成書頒行天下
繼春請優待選侍是也然是第一截後却過范
濟世疏未上而揭發抄眾正收之見張慎言薦
贖是第二截此疏以楊叅內爲借題幾刊黨碑

是第三截璫敗後又疏以楊叅內爲正題是第
四截此旨內稱毫無影響正從借題二字起也
裕妃之死成妃之革是有影響否他可知已國
是明而借題破前後翻覆肺肝如見諒哉聖諭
所云惟其反覆所以爲真小人也嗟嗟繼春前
美不足數矣後美不足贖矣

御史周維持疏請將諸奸情狀奉有明旨處分者
逐一臚列頒示中外并將舊日倡建書院立時拆
毀御史張訥疏言京師書院原係官房爲鄒元標

馮從吾聚徒講學占作書院若東林書院乃李三才科斂東南財賦竭小民膏血修建孫慎行高攀龍窟穴其中書院爲馮從吾占據徽州書院余懋衡主管鄭三俊畢懋良拾級而登皆於此得力江右書院鄒元標旣潦倒劉一燝復誤國黨亦少散諸臣居鄉種種不法因及鹽臣入省會講之非奉旨書院俱折毀元標諸臣俱削奪鹽臣都察院覈懲

訥所指鹽臣爲前任李日宣時劉徹正巡鹽河

東大懼急出疏自明因倒身事璫遂大獲寵幸
云

御史盧承欽疏歷舉東林自顧憲臣李三才趙南
星而外如王圖高攀龍等謂之副帥曹于汴湯兆
京史記事魏大中袁化中等謂之前鋒李樸賀煇
沈正宗丁元薦謂之敢死軍人孫丕揚鄒元標謂
之土木魔神宜將一切黨人姓名罪狀榜示海內
有旨一切黨人不論會否處分俱將姓名罪狀刊
刻成書榜示

時謂此舉大類元祐黨碑宋之石工乞免鑄姓名承欽石工不若矣聞承欽不解文義宜其未知宋事也

時有東林點將錄計百餘人以水滸傳天罡地煞姓名配之又有同志錄人益衆皆王紹徽撰造魏廣微等爲之宣布傳入禁中魏忠賢揭於御屏以次漸除焉承欽之疏本此

御史吳裕中疏叅次輔丁紹軾綸屣重地不宜弄舌鼓唇過則歸君善則歸己自失大節奉旨次輔

於皇祖初起熊廷弼時卽首叅論今廷弼伏辜神人共歡吳裕中以鄉戚兒女之情乘機報復顯與廷弼一樣肺腸着拿午門前着實杖一百棍削奪爲民杖畢昇至寓死

紹軾在閣偶失璫意是疏入紹軾懼求救於崔呈秀會璫至上所呈秀隨至中極殿西隅密語移時璫領之而去次日遂奉嚴旨逮杖蓋吳公實熊之姻家呈秀以此激璫怒也

下詔敕房中書吳懷賢於鎮撫司拷掠死懷賢每

閔邸報見論璫疏輒批其旁曰當如任守忠例卽
時安置等語適其族工部吳昌期以忤璫罷官懷
賢遺書稱之有事極必反反正不遠語語頗流聞
同官傅應星璫甥也據以入告又陰誘其僕程德
遠出所評疏及書稿送於璫璫大怒徑差校尉百
餘人至寓綁縛并及其子道升妾邱氏送東廠非
刑拷問串入東林一案坐以妄談朝政下詔獄旬
餘竟死杖下

吳爲徽之休寧人同時汪文言則歙縣人皆同

郡同官也一則以護善罹罪一則以嫉惡遭殃
其階禍畧同雖未免犯出位之戒然視彼稱功
頌德者至今使人羞道其姓氏不相去徑庭哉
保定撫按郭尙友馬逢臯問趙南星一案追贖完
日遣戍南星年老收贖有旨趙南星不准收贖依
律戍遣山西代州衛子清衛戍莊浪衛甥王鍾麗
戍永昌衛

先是趙公掌銓日尙友營求巡撫趙公以其行
賄有據力拒之至是璫黨卽擢尙友爲保定撫

窮治其獄嚴限比贓辱及子弟宅鬻無歸移住
寺廟夫人即日憤死趙公至戍所踰年坐一斗
室顏曰味藁齋惟弄筆爲適著有小論十首崇
禎登極已奉赦詔撫臣牟志夔故留滯不聽歸
竟卒於戍所姚文毅曰此固小臣流毒然不如
是則楊左諸公魂遊北寺者公不得翱翔其間
負生前領袖矣

時羣小立意折辱諸君子以逢迎內意程公正
已以掌察開罪下撫按提問追贓獄上有旨程

正已着親身擺站不准收贖刑部覆李若星遣
戍有旨李若星着撫按官重責一百板發遣時
撫爲郭增光按爲鮑奇謨奉行惟謹山西撫柯
景按安伸問張公愼言永戍竟刺其臂其他但
奉文行事不加苛督者又不足論矣

論內閣朕惟君臣父子人道之大綱慈孝忠敬古
今之通義我皇祖神宗早建元良式端國本父慈
子孝原無間然而奸人王之寀翟鳳翀何士晉魏
光緒魏大中張鵬雲等乃借挺擊以邀首功皇考

光宗一月御天千秋稱聖因哀得疾純孝彌彰而
奸人孫愼行張問達薛文周張慎言周希令沈惟
炳等乃借紅丸以快私憾迨皇考賓天朕躬纘緒
父子承繼正統相傳而奸人楊漣左光斗惠世揚
袁化中周朝瑞周嘉謨高攀龍等又借移宮以貪
定策之勳希非望之福將憑几遺言委諸草莽以
待封宮眷視若寇仇臣子之誼謂何敬忠之義安
在幸天牖朕衷仰承先志康妃皇妹恩禮有加而
守正之臣凡因三案被誣者皆次第賜環布列在

位特允部院科道諸臣之請將節次明旨諸臣正
論命史臣編緝成書頒行天下卽於新春開館纂
修特命輔臣顧秉謙丁紹軾黃立極馮銓爲總裁
官施鳳來孟紹虞楊景辰姜逢元曾楚卿爲副總
裁官徐紹吉謝啓光余煌朱繼祚張紳華琪芳吳
孔嘉吳士元楊世芳爲纂修官凡係公論一切訂
存其羣黨邪說亦量行摘錄後加史官斷案以昭
是非之實務在早完功成之日名曰三朝要典以
仰慰皇祖皇考在天之靈用副朕觀光揚烈之意

此論出而僞史爲政正史去籍矣凡於持正論者不特殺其身并欲污其名矣三案是非後有倪文正一疏其言極平極確不必具論諸臣祖分左右始猶起於意見之偏既則深中璫毒極意擠排豈特不顧事理抑且全昧本心所爲自無足怪獨惜愆皇先既親傳孝和與選侍有仇之手論矣後又以此論爲誣捏斯時已非幼冲而前後異詞乃爾豈聖性善忘耶抑指授由人不克自主耶愆皇既如此矣於逆賢何尤於諸

臣又何尤

一時人品邪正亦不必深辯但觀從來未有附
內闖之君子與捐身殉難之小人則議論可別
白於此矣

夏允彝曰東林操論不失愛君而太苛太激使
人難堪攻東林者不失調停而以此罪諸賢加
以一網不亦誤乎當東林盛時其重處惟一繼
春餘不過年例降處而已受者卽以爲不供崔
魏之時諸賢重者備受酷刑死謫戍遠配者鼎

纍至輕者亦必削籍奪誥日甚一日則攻東林者之罪不可言也

內旨命差太監劉應坤等分鎮山海關等處一應事務與文武將吏計議而行不時寫密封走報吏部等衙門具公疏諫止奉旨既稱永樂宣德間差內使頗多明是祖制朕念封疆恢復無期故特遣內臣查核兵餉原諭並無掣肘卿等大臣當思仰體着遵前旨行

票內闈出鎮并此旨者願秉謙也閣臣中惟丁

紹軾特疏諫止不聽

凡內閣奉差關防篆文曰某處內官關防惟東
廠則曰欽差總督東廠官校辦事太監關防其
飭諭最爲嚴重蓋永樂十八年所定也熹廟卽
位避御諱改曰官旗逆賢擅政內閣紛紛出鎮
秉謙獻俱票注太監二字遂以爲例先朝內閣
上疏稱萬歲爺自稱奴婢逆賢時盡廢此禮曰
陛下曰臣竟與外廷等矣

勅諭東廠太監魏忠賢我祖宗建都于燕賴東府

漕運以給軍餉若北新倉主事李柱明倖濫甲科
潛懷穿窬心如廁中碩鼠形如梁上鵲鷁不思粒
粒皆萬民膏脂竟以汶汶濶一家囊橐偷盜之米
已盈二千九百石之多入己之贓已有一千八百
兩之數賴爾忠賢甘勞怨而如節發臺諫所未糾
去貪剔蠹嚴勒還倉一舉而上關國計下儆官邪
茂績如斯褒嘉何靳除賜銀幣羊酒外仍增廕獎
勵

此賜勅獎勵之始嗣後連篇累牘封伯爵晉國

公賜鐵券有過于九錫文者不勝概錄矣柱明
爲惠世揚門人惠逮入都周旋不避形跡故及
于禍李雲南人

逮御史夏之令下鎮撫司打問追贓尋以二月日
斃于獄初御史以天啓初年巡視中城疏劾內草
廠與羣瑞閣遂至批璫之類璫有疏送閣傳旨重
治閣持之謂御史劾草場事而內持之兩相擊何
得偏責其事始寢至是忠賢用事理向來之傷其
類者遂借劾毛文龍言邊事令其黨倪文煥卓邁

疏劾逮問而死

錦衣衛百戶高守謙毆死翰林院簡討丁乾學於家乾學于甲子年典試江西策問中有觸忤魏忠賢語奉旨降調矣已又因御史徐復陽叅同典試官郝士膏復傳旨將乾學削奪乾學籍居京城守謙微時故與有隙至是已賁緣璫門下爲錦衣官知乾學方以觸璫懼禍擁集二十餘人突入其家稱奉駕帖拿問乾學方俯伏聽旨諸奸將棍石亂擊又傾捨財物一闕而散乾學竟以毆傷鬱憤而

死又有吏部郎蘇繼毆家居河南 縣因楊忠烈
被逮過周旋之于檻車中旋有以其事入告者將
遣騎逮問先使人恐嚇之蘇因懼禍自縊死

山西巡撫柯昶巡按安伸問張慎言遣戍回奏奉
旨張慎言黨邪害正鑽差避差罪難枚舉今以監
守自盜律永戍姑依議其周宗建賍私久不同奏
聽其逍遙無忌成何法紀繆昌期已經削奪仍繡
衣黃蓋開館招賓更見縱肆卽着錦衣衛差的當
官旗將宗建昌期扭解來京究問

周公初入臺卽有疏叅逆闖與客氏時闖猶未
改名所謂魏進忠是也闖深恨之其私人郭鞏
交通亂政公復再疏排擊不遺餘力忠賢旣專
政鞏力修舊怨故及于禍

繆公與高邑應山諸公素以聲氣相往來門戶
黜陟預叅末議然抑揚過當又牽以愛憎故多
不滿人意楊公劾璫被逐後璫拘其長班入內
拷問長班對以惟繆翰林來寓商量三日故遂
有代草之疑深中璫怒然代草實無是事繆公

自序中辨之甚詳矣

織造太監李實奏欺君蔑旨等事奉旨周起元背
違明旨擅減原題袍段數目又措勒袍價致連年
悞運且託名道學引類呼朋各立門戶一時逢迎
附和周宗建周順昌高攀龍李應昇黃尊素盡
是東林邪黨與起元臭味親密干請說事大肆貪
婪吳民恨深切齒除宗建昌期已經逮解外其周
起元等五人都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扭解來京
究問李實仍安心供職該部知道

李實齷齪不識字在蘇杭日惟以叅論府佐楊
姜事與巡撫周公爲難然未有殺人意也適有
他事偶失歡於逆璫實司房在京求解於李永
貞語以必叅處某人等可以免咎遂爲代草此
疏或云勒取空印本入京令李朝欽等申謀同
寫故後得減死未知事確否

直隸巡撫毛一鷺以民變聞奉有本日解散姑不
深究之旨已再疏三疏直云周順昌植黨附邪藉
口起釁用作招搖號召夥衆擁擠鼓噪幾無天日

三才圖會卷之三十一
三才圖會卷之三十一
已密擒首發大難之渠魁與脅從附和之餘黨以
顏佩章等請速正典刑又以吳時信等同惡相濟
分別遣配併黜諸生王節等五人于是復奉有淵
網渠魁之旨將并羅入廢籍諸臣云

浙江撫按亦疏奏官旂失落駕帖事奉旨黃尊素
着撫按差官解京自此後奉旨拿解皆下撫按不
復遣緹騎矣

黃煜人變述畧曰人變者述姑蘇義民殺校尉
之變也天啓子丑間逆璫專政屠毒縉紳所仇

怨多在江南乙丑六君子逮常熟顧憲副大章
與焉丙寅逮江陰繆宮諭昌期吳江周侍郎宗
建俄又逮無錫高中丞吳縣周吏部江陰李侍
御史部直節抗爽遇事敢言初傳有點將等錄
皆逆黨所造羅列諸正人斥爲黨獨未及吏部
名吏部慨然有皇甫威明之耻益奮發無顧忌
巡撫周公起元以爭織造削奪歸吏部爲文送
之所指斥內外甚具毛一鷺繼撫吳固璫義子
也蒞任日吏部卽以送起元文示之一鷺恨甚

先曠倪文煥疏參與魏給諫連姻事削籍矣至是復以李實疏構及之而逮逮者至邑令陳文瑞叩見曰公稍了家事吏部曰吾無家事可了顧左右曰前有僧求書菴額此當了却因命筆書小雲棲三字畢曰此外無一事矣遂同令君宿縣署緹騎大索金錢未卽開讀士民間之無不洒泣欲爲請命開讀日巡撫毛一鷺巡按徐吉至觀者蜂擁不下數十萬人諸生楊廷樞王節等前述士民意按撫戰栗不語一尉厲聲曰

今日事與秀才何預諸尉各舉械將擊諸生忽
一人從人肩上躍出拽拳奔堂上急持尉之挺
械者復有四人繼出一躍登堂遂與諸尉毆吏
民喧從之首一人卽顏佩韋餘四人馬傑沈揚
楊念如周文元也五人持問尉此旨從何來尉
曰實魏上公命我來于是五人大呼共殺僞旨
者一尉匿梁上驚墮而死是日開讀不成禮眾
還過姑蘇驛遇尉之往浙遠黃侍御者騷驛遞
復聚毆之況其舟燬及駕帖事聞璫頗驚曰財

賦盡在江南奈何乃勒令撫按搜捕渠魁五人
挺身自任讞成大辟處決五人顏色不改瑞頗
啣李實疏爲激變實乃命浙江巡撫潘汝禎請
建生祠以自解免相望成風生祠遂遍天下矣
天祚聖明逆璫授首蘇州祠成而卽廢蘇人卽
其下葬五人題曰五人之墓五人奮義日江陰
李侍御就逮常州郡城士民聚觀者亦數萬人
各挾短棍直呼入憲署殺魏忠賢校尉太守曾
公櫻素惠民撫之而定故義民之名逸不傳

蔡士順紀畧曰熹宗朝逆璫害正緹騎四出丙寅三月十五日逮及周蓼洲吏部次早余亟往省已在公廨矣諸友至者數百人蓼洲神情意氣不異平時見余卽問兄知李仲達否因出李實疏旨相視則仲達暨高景逸總憲周綿貞撫臺黃白安侍御俱在逮中姚現聞太史時在金涇寄言馮杜陵促余亟宜往常州視仲達十七日遂別蓼洲解維行十八抵無錫聞高總憲已自裁十九晨抵常州謁吳巒穉知仲達方抵城

下仲達鄉居間逮束身待罪候邑令至卽攜手
登舟如長空孤鶴形影相吊情事絕苦余望其
神情意氣與蓼洲無異也曾二雲府尊過舟中
談良久年誼甚篤後江陰岑令公來同余見官
旂于南察院議所以酬之者仲達雖爲司理入
踐臺端而清介絕塵卽常俸所入俱爲尊人見
復公佐酒費橐無私錢時見復在家設處未得
卽至廿一日見曾公聞有蘇州箠斃旂校事曾
公私語此信上聞朝端或從寬政可望生還忽

報南察院前有數千人忿激如雷言李官忠臣何忍見其就逮與姑蘇不約而同奮臂大呼欲殺旂校府尊卽往曉諭囑余促仲達至余翊捍同行填街塞巷馬不能前仲達下馬拜求衆方解散因遷官旂于東察院陳兵衛之廿二日開讀尙慮民情洶洶或生變如蘇防禦嚴肅不許一人隨入獨余周旋其間得觀駕帖仲達拜闕畢遂留院署官旂亦知仲達居家孝友人共稱寃未嘗繩以法也是夕父子同宿署中廿三日

遂行仲達慷慨就道真有百折不同之氣同行者其兄伯發及友人陸養素陶自然也臨別託余謝府尊余不勝嗚咽府尊亦淚下嗣後委曲周旋不遺餘力若曾公者當于古人中求之矣蘇城激變一事撫按具題密緝當日諸人而二三同志皆入網羅賴寇禮亭府尊曲加保全得免鈞黨之禍曾寇二公爲德于吳至今棠蔭兩地也曾名櫻江西峽江人寇名慎陝西同官人成明義記遺事畧云丙寅春仲達被逮舟至昆

陵吳巒穉先生逆之于道憩之家飲食慰勞如平生歡仲達篝燈閱先生兩郎文歎曰兩君皆遠到器惜吾不及見先生愀然命兩郎輟讀茲後亦勿令吾兒讀書先生曰書何必不讀但勿學汝真正讀書仲達曰還須勿令從好先生始得忽不覺相視而咲翊日徐子元修自江上來相對悲憤欲慟仲達止之曰元修何必然但他年史筆借重數言便堪不朽耳先生曰昔蔡元定竄道州晦菴餞之蕭寺坐客有泣下者晦菴

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嘆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
不挫之志兩得之矣不圖今日親見此一番光
景真一夕千古遂其命酒呼盧仲達浮大白自
賞曰飲酒恨不足今宵足矣越日緹綺促行仲
達遂入就公署宿先生復入署相存仲達索先
生素所讀易袖珍本者自携先生喜授之曰吾
祝汝爲薛文清乎遂洒然登舟而別先是仲達
從先生學時曾假館此署者數月署中亭曰清
風亭仲達恍然疇昔先生曰此行可謂不負所

學仲達曰差不合此亭咲人耳嗟乎廉頑立懦
仲達眞足風千秋矣

鄒嘉生序端友集畧曰逆璫陷殺諸君子獨于
吾友仲達不能措一詞蓋仲達所謂眞忠孝人
也誦其詩讀其書友其人問其官問其鄉而忍
殺之者非人也而崔賊忍殺之且必殺之仲達
就檻車之日傾城號踊而仲達引滿自如其師
吳繼稚以一讀書秀才館之飲之不少變色緹
騎環集其舍不爲動嗚呼此豈尋常師友哉余

猶憶夜分過鬪穉叩仲達此時胸次什麼生仲
達咲言吾亦有解吾前生當是蔡京章惇受用
太過須此輪迴耳微諷以高總憲之義輒泣然
曰昇有老親在嗚呼仲達乃所謂真忠孝人也
吳先生諱鍾繼武進人以宿儒教授里中先忠
毅少從先生學以道義相砥礪先忠毅殉難後
先生簡當年往遺尺牘詩文彙編曰端友集行
世同志題序甚多僅錄一二以見其概後先生
以崇禎甲戌登第國亡殉難去先忠毅之變已

二十餘年端人端友始終一揆故并誌之于此
若大節別有紀載茲不具述云

高公先一夕聞逮信卽作遺表曰臣雖削奪舊
系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謹北向叩頭從屈平
之遺則君恩未生結願來生乞使者執此報皇
上書畢自沉園池中北面捧心竚立不動水僅
濡下體家人奔救之已氣絕矣 蓋公生平學
問得力故去來之際脫然無礙如此縣令欲執
其子付緹騎賴曾郡公釋之已奉旨追究漏洩

根因仍坐以配贖亦賴曾公保持得免大累
諸公先後逮到皆奉旨送鎮撫司打問許顯純
掌司事而崔應元副之到卽一夾一棓敲八十
笞四十棍謂之一套拷掠時有名爲聽記者偃
堂中指揮如意又有打事件者絡繹道路必取
內意發落各坐贓四五千不等復奉嚴旨五日
一比每比必酷刑交加至五月中因天變停刑
始少緩須臾而繆公則先以四月二十九日畢
命矣六月中仍開刑嚴比周忠毅公周忠介公

俱以十七日報亡黃忠端公以二十九日先忠
毅公以閏六月初三日相繼亡所以致死之狀
不能詳亦不忍詳其未完贓銀仍行原籍勒限
拘家屬追比周忠惠公以閏六月十六日下獄
卽奉旨昭李實原叅坐贓十萬勒限嚴比至九
月初十日報亡

五月初六日巳時天色方皎潔忽有聲如吼從東
北方漸至京城西南角灰氣湧起屋宇動蕩須臾
大震一聲天崩地塌昏黑如夜東自順成大街北

至刑部街長三四里週圍十三里盡爲蘆粉屋以
數萬計人以萬計王恭廠一帶糜爛尤甚僵屍蕩
疊穢氣薰天瓦礫盈尺飛舞街道門戶毀裂一空
城中卽不被害者屋宇無不震蕩狂奔肆行之狀
舉國若狂象房震倒羣象亦俱逸出遙望雲氣有
如亂絲者有五色者有如靈芝黑色者衝天而起
歷時方散長安街一帶時從空飛墮人頭或眉毛
和鼻或連一額紛紛而下大木直飛至密雲石駟
馬街五千斤大石獅子飛出順城門外所傷男婦

俱赤體寸絲不挂衣服俱飄在西山挂于樹梢昌
平州教場中衣服成堆人家器皿首飾銀錢俱有
仕紳在途打傷者甚多至壓死家眷婦女者又難
枚舉矣

朝天宮三殿兩廊災焚房屋一百三十一間宮中
獸頭沖下打死內官二人有詔下廷臣修省兵部
尙書王永光疏言諸臣條上封事有停刑罷稅外
卒未能寬恤何人思免何項概以知道了三字荅
之委之不知猶俟悔悟之日知而不改何時是蘇

息之期奉旨以危言激聒責之

永光先有疏頌璫矣至是因司屬王陞張履端
強之疏救大獄因天變請修省寬刑大拂內意
未幾放歸崇禎初遂借忤璫名起位冢宰肆惡
種種事詳後紀

刑部尙書薛貞審成揚州知府劉鐸獄詞上之命
斬于市初錦衣衛緝得遊僧本福指爲東林淵藪
乘機造謗以鐸詩扇爲証既下獄以前詩爲歐陽
暉所假事白得釋在京候補復爲張體乾緝獲誣

與方震孺同謀爲在獄李承恩李柱明用賄求寬
下鎮撫司提問又誣以與假官曾雲龍倩道士方
景陽咀呪厥臣發刑部定罪始擬戍旣擬絞忠賢
矯旨令重擬尙書薛貞遂阿內意叅司官賣法削
職方震孺加絞罪一等斬劉鐸咀呪重臣決不待
時疏入允之鐸與曾雲龍家人劉福等卽日駢斬
于市方貞再鞠時語鐸曰當今之時以己功名爲
重他人生死何與己事鐸曰一時功名有限千秋
清議難逃貞大恨撲之二十崇禎初定逆案貞與

張體乾俱擬斬

命逮歙縣民吳養春吳君實程夢庚等解京究問
養春與養澤兄弟分財構訟有年至是澤之僕吳
榮至東廡首養春侵占黃山種種罪狀遂遣緹騎
逮問懸坐賍銀六十餘萬不止又坐追山場木植
銀三十餘萬差工部主事呂下問刻期追解下問
梏僕妾三十餘人至騷擾愈甚搜通邑富戶科派
之于三十萬外更增二萬餘縱放白役逼辱婦女
民不堪命羣起鼓譟下問懼挈僕妾而逃焚棄勅

書事聞復遣大理寺副許忠吉代下問吉本欽人
至則以上官體自豪濫詐鄉人納賄作奸士民復
闕然起賴知縣倪元琪委曲調停之始定

編修吳孔嘉興養春有世仇時以纂修要典入
璫幕故引吳榮搆成此獄波累合邑慘殺多人
後坐逆案問徒

御史梁夢環先以查關稅嚴旨責令回話至是奏
上奉旨梁夢環姑不究熊廷弼雖正典刑家資巨
富其取發關外軍前銀十七萬二千兩並無開銷

着彼處撫案提家屬追贓變產勒限解部以助大
工徇情隱飾責有所歸左都周應秋亦疏言撫按
追贓當嚴犯官楊漣左光斗等贓私鉅萬奉旨追
叻大工迄今絕無消息各犯其家不貧其局易結
請置循環簿二扇遠者四月一繳近者二月一繳
庶無沉閣等弊奉旨這奏深裨益憲綱楊漣左光
斗等贓私限刻期奏銷

楊公居官廉潔被逮日不能具官旂費士民置
募簿于四門釀金助之追贓令急宅居盡鸞母

妻棲止城樓乃言家私巨萬應秋良心死盡矣
大獄既興凡可殺人媚人者無所不至漳浦知
縣楚烟迨比肆毒于周忠惠公子彥陞江夏知
縣王爾玉逼死熊公子兆理黃州推官王萬金
于梅公之煥之獄鍛煉周密惟吾郡郡侯曾公
櫻護持先忠毅與高忠憲二家不遺餘力至捐
金以應緹騎寬限以比寃賍種種厚德不盡述
也又若應山知縣夏之彥立簿募金以助楊公
蘇州知府寇慎吳縣知縣陳文瑞庇覆周忠介

家武昌推官邠來鸞委曲周全熊公家皆一時
之卓然者

陞周應秋爲吏部尙書崔呈秀爲工部尙書應秋
素極鄙穢先年求司空缺于趙高邑至屈膝不已
趙鄙之常語人曰吾入山三十年不意士風掃地
至此至以媚璫陞冢宰秤官索價每日勒足萬金
都門有周日萬之目手復狠辣凡門戶中糾本叅
及者輒借推陞題目以供誅求爲之同心行事者
文選郎李夔龍也遂至削奪無虛日後定逆案評

云頌美三十九本題請公侯伯誥改武蔭爲文蔭
借推人以處人擬成遣李夔龍則以附奸媚逆望
風承旨引交結近待律斬以兩人較之則應秋之
罪實未蔽其辜也

虞大復應秋之壻也素以狂逸自負致書應秋
云挾泰山以超北海在壻固不敢望入寶山而
空回想岳亦不能忘情也盛爲時傳頌竟由南
郎陞江西提學副使後亦入逆案

崔呈秀母死當丁艱奉旨奪情不准守制遂緋袍

三才圖會卷之三
禮
視事如故禮部尙書來宗道爲之題覆卹典直曰
在天之靈奏文書時讀至此上亦艷然變色用御
筆圈出此四字已又命兼左都御史列銜都察院
蓋欲箝制諸御史此又從來官制所無至七年

月不由會推內旨改任兵部尙書既握天下之兵
權矣祖制任大兵者親族俱不許掌管兵事呈秀
竟用其弟凝秀爲浙江總兵不特背祖制直顯著
無將之心云

論內閣朕昔在青宮聞皇祖年間有逆犯繳生光

捏造妖言謀危社稷離間皇祖誣害大臣朕深爲
痛恨切齒自朕沖齡踐祚之際值東林邪黨盈朝
或陷朕孝德不光或棄祖宗封疆不顧幸荷上天
嘿佑寶璽呈祥牖朕憬然羣奸敗露其元惡大愆
雖復芟除而脅從宵壬不無漏網前已屢屢特諭
開曉再三欲令易面改心咸與更始不謂法紀凌
替之後人心迷網已深乃尙有等未盡奸徒怙惡
不悛密弄線索或巧布流言蜚語或捏寫匿名文
書害正黨邪熒惑視聽卿等可傳示厥衛都察院

五城巡捕緝事衙門廣布軍番嚴加體訪如有前
項姦徒仍蹈前愆確有的據卽先將正身拿住具
奏細細研審必要窮究到底根鞠造謀主使之入
明正典刑以息邪說昭朕一代平明之治

時有匿名榜揭後宰門到忠賢反狀忠賢怒疑中
宮父張國紀及被斥諸臣爲之因增邏卒數百人
欲以此興大獄盡殺林下疑似諸賢而由國紀以
搖動中宮事成則以魏良卿女進府丞劉志選偵
知之遂疏叅張國紀罪狀罄竹難書有媒宮婢章

氏作妾鬻獄輒稱懿旨等語內訾丹山之穴藍出
之種直指斥中宮氛祲甚惡末復云肘腋重臣彈
忠弼亮協贊中興聞有伏莽之奸藏頭露尾投間
抵隙爲一網打盡之計前之謗書今之蜚語望叮
啀緝事衙門嚴拿究治蓋匿名榜所指忠賢佐命
七十餘人故志選有一網打盡之語御史梁夢環
繼疏叅國紀罪狀引志選丹山之穴等語以傾中
宮有旨張國紀著革去爵祿回籍省愆中宮性頗
直數于上前以顛倒舊章爲言蓋指客魏也

又上一日幸后宮見几上書一卷問何書斥曰趙
高傳上默然忠賢聞之益怒次日伏壯士數人于
便殿上御殿搜得之身懷利刃上大驚送厥衛逆
闖欲誣后父國紀謀立信王爲不軌以興大獄謀
之王體乾體乾曰主上凡事憤憤獨于夫婦兄弟
間不薄脫有變吾輩無噍類矣忠賢懼乃亟殺之
以滅口

中宮爲秉筆劉克敬所選忠賢因遷怒克敬并其
紹管老閹馬鑑俱降發鳳陽縊殺之旣殮復蘇衆

人俱聞棺中格格有聲畏逆賢故遂埋之崇禎初
聽歸改葬志選夢環崇禎年俱以傾搖母后逼逐
戚臣擬大辟斬決

先是中宮之立上決之于穆廟趙貴妃妃云此
女端重遂立之其客氏所欲立者宸妃王氏也
以此客魏相結布計搖動中宮云

蔣允議讞語曰逆璫方張舉國若狂大率操戈
矛于儕輩開羅網于縉紳耳未有敢發大難窺
伺宮幃借搏擊貴戚之名行離間國母之實如

二臣者幾令天子不得庇其外戚國母不能全
其生父卽寸斬二奸亦不足贖乃志選潑口兇
鋒脅持問官曰薛貞枉殺劉鐸致有今日之反
坐前車可鑒此無論盈廷討賊與密告羅織者
不同而以譏刺逆璫者與譏謗國母相提而論
其不道無入臣禮莫此爲甚矣以奸邪兼之悖
逆罪在十惡之條應從罵母之律

浙江巡撫潘汝禎首疏請建魏忠賢生祠用致祝
釐奉旨據奏魏忠賢心勤體國念切恤民憫兩浙

文煥疏同鳴泰又請建祠保定祠名旌功鳳翼與
巡按盧承欽疏同寧遠巡撫袁崇煥疏請建祠遼
東祠名德芳總督閻鳴泰巡關梁夢環疏同天津
巡撫黃運泰疏請建祠天津祠名威仁鳴泰卓邁
疏同提學御史李蕃疏請守祠官

運泰迎喜容于郊五拜三叩頭乘馬前導如迎
詔儀像至祠所安置訖運泰列班丹墀率文武
諸官五拜三叩頭已至像前萬福口稱某名某
事蒙九千歲扶植叩頭謝又某年某月蒙九千

三才圖會卷三
聖
歲陞拔又叩頭謝致詞畢就班仍五拜三叩頭
旁觀者汗下運泰洋洋甚得意焉

宣大總督張樸疏請建祠宣府祠名隆勳巡撫秦
士文巡按汪裕張養素疏同張樸又疏請建祠大
同祠名嘉猷巡撫王點等疏同中書郭希禹疏請
將自置山地二百畝敬捐以祝厥臣喬松之壽大
同新任巡撫張翼明疏請爲厥臣建坊以示華夷
有旨名一代崇功

大同祠成上梁之日王點托病不出故急遂之

而用翼明翼明至無可獻媚乃請建坊愈奇而愈下矣

山西巡撫曹爾禎疏請建祠五臺祠名報功總督張樸巡按劉宏光疏同登萊巡撫李嵩疏請建祠有旨准于府城水城各建一祠寧海院名景仁蓬萊閣名留敬山東巡撫李精白疏同延綏巡撫朱童蒙疏請建祠榆林祠名祝恩三邊總督史永安陝西巡撫莊謙疏同督理三山工部郎中何宗聖疏請建祠房山祠名顯德又疏稱房山知縣楊齊

芳捐銀百兩士民高甯等捐銀二百兩置買香火地附祠崇報上林苑鄉宦庶吉士李若琳等疏請建祠蕃育署祠名感恩督理崇文商稅戶部主事張化愚疏請建祠房山縣長溝地方祠名廣仁督理蘆溝橋工部郎中曾國禎疏請建祠橋側祠名隆恩巡視五城御史黃憲卿王大年汪若極張樞智鋌公疏請建祠宣武門外順天府尹李春茂疏請建祠宣武門內順天府鄉官通政司經歷孫如列疏同并請賜御製碑文祠名茂勛上林苑監丞

張永祚疏請建祠良牧署祠名存仁坊名功高冊
府嘉蔬署祠名洽恩坊名洪恩流芳林衡署祠名
永愛坊名一代元勳提學御史李蕃疏請建祠永
安門

內閣李永貞最爲逆賢用事家在通州蕃制匾
額送至其第永貞不受人皆快之

國子監監生生員陸萬齡曹代阿等疏言臣聞縱
橫之世楊墨充塞聖道榛蕪子輿起而闢之廓如
也故萬世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至今千秋廟貌

比隆尼山我明列聖相繼聖道昭明不意顯皇中
年東林偽學自立旂幟欲釣高名忍捏浮詞巧饒
君父誣先帝爲不得令終陷陛下爲不能善始罪
惡滔天聖學墜地此孔筆所必誅孟舌所不赦也
恭遇中嶽毓靈尼山吐氣篤生聖輔督敝魏既中世稱
姓而不名提下世貞心佐一朝乾斷披丹開導首勸鸞
與視學竭力匡勦立補累朝缺典而且清軍實以
壯國威捐逋稅以甦民困宸居遞建而九賦無增
藩邸同封而四方不擾其最有功世道人心爲聖

門攸賴者芟除奸黨保全善類自元凶就繫而天下翕然稱明此卽厥臣之誅少正邪也自要典昭垂而天下翕然稱孝此卽厥臣之筆削春秋也朝廷之上昔爲魁魍糾結之區今日何由開朗孔孟之門昔爲邪慝冒借之窟今日何由清明是厥臣驅蔓延之邪黨復重光之聖學其功不在孟子下臣等涵濡厥臣之教佩服厥臣之訓念帝都爲起化之地國學爲首善之區伏願于監西勅建厥臣生祠後楹卽祀甯國先公與先聖啓聖之祀同舉

並行更願皇上製碑文一道勒石頭揚奉旨自東
林邪人聚徒簧鼓淆亂國是構孽宮闈賴厥臣獨
持正議匡挽頽風一時門戶之奸如鏡炤膽兩耳
慈孝之熾若日中天功在世道甚非渺小至于安
內攘外剔蠹除奸免稅蠲逋扶良抑暴衿弁之徒
得以貼席緩帶家誦戶絃皆厥臣恩德所被太學
諸生請于國學建祠祝釐具見彙好卽着鳩工舉
行

蔡士順曰萬齡欲孔子先禪素王然後禪以天

下也聖輔二字便是舜禹之案三朝要典襲六經而七矣

後有監生李映日疏引周公用天子禮樂郭汾陽封王例時烈皇已登極爲通政使駁寢未上故映日亦未入逆案僅下獄問罪

五軍都督府錦衣衛等衙門公侯伯駙馬等官博平侯郭振明等公疏請建祠賜額名德芳保定侯梁世勛疏請建祠安定門外五軍營大教場祠名著愛襄城伯李守鎬疏請建祠京營祠名鴻勛靈

璧侯湯國祚武清侯李誠銘各疏請捐資附祠共
祝山東巡撫李精白疏請建祠省城內云厥臣仁
威彈壓乎山川濊澤滲漉乎中外堯天之巍蕩帝
德難名時雨之霑濡元勳丕著有旨祠名隆禧河
道總督李從心登萊巡撫李嵩疏同巡按黃憲卿
疏請又有旨祠曰湛恩

一祠兩名于是議兩殿分懸撫前而按後焉

精白先以麒麟歸瑞于厥臣具疏後卽裹送其
第至是請祠請額極力揄揚堯天巍蕩帝德難

名噫是何語耶

憲卿在京已一再建矣抵任復䟽繼請上梁之日二臣俱親詣展拜擬柱聯云至聖至神中天地而立極乃文乃武同日月以常明精白以多福多壽易乃文乃武四字惟恐頌禱之未至也濟南道副使梁廷棟屆期獨不至祠所漕監李明道至河二部道俱行屬禮廷棟獨以客禮見于舟次李闕送不登岸梁亦竟行不顧歸卽堅請終養時崔呈秀正奪情云

河南巡撫郭增光巡按鮑奇謨各疏請建祠開封
祠名戴德

此祠毀民房二千餘間建宮殿九重宏麗爲古
今所無建標祠所直書大工蓋大梁道周鏘祥
符令李寓庸爲之延綏巡撫朱章蒙建祠直用
琉璃瓦毫無避忌閭鳴泰公然稱人心歸依天
心向附李精白稱堯天帝德皆顯然著擁戴之
形不以爲異也

總督漕運太監崔文升鳳陽督撫郭尙友巡按宋

禎漢巡漕何早巡鹽許其孝公疏據漕道朱國盛等工部等官顧民晷等知府劉應召等合詞請建祠淮安祠名瞻德臨清提督工部侍郎吳淳夫疏請建祠名萃德

東昌知府王堯民收進逆祠募疏不發淳夫疏叅之遂削職爲民

巡鹽龔萃肅疏請建祠長蘆祠各留恩湖廣巡撫姚宗文疏請建祠武昌祠名隆仁鄖陽巡撫梁應澤巡按溫臯謨疏同

應澤復欲建祠于鄖陽荆南道蔡善繼不肯申
詳迫之至再蔡以挂冠爭之應澤將疏叅聞熹
廟崩而止

巡鹽李燦然疏請建祠河東祠名褒勲山西巡撫
牟志夔巡按劉宏光疏同淮揚巡鹽許其孝疏請
建祠揚州祠名瞻恩總漕郭尙友巡按宋禎漢疏
同

此祠上梁日熹廟哀詔已頒其孝等哭臨畢仍
脫縗經易吉服相率往拜還復易服哭臨旁觀

者咸爲咋舌惟副使來復不與

楚王華奎疏請捐金一千兩助建祝釐有旨嘉允
親王爲國藩屏何德之感何威之劫而乃有此
舉乎噫亦異矣

三邊總督史永安疏請建祠固原祠名懋懿陝西
巡撫胡廷宴巡按莊謙疏同孝陵衛指揮李三才
疏請建祠孝陵前祠名仁溥命守備太監享祀總
督河道蘇茂相請建祠鳳陽皇陵之次祠名懷德
南京守備太監請建祠皇城東祠名崇勳時惟福

建未有請江西亦最後七年冬巡撫楊邦憲巡按
劉述祖方疏請而璫已敗矣

總計建祠共四十所在諸臣既爲逆賢也人自
不敢不爲逆賢也用至楚藩之捐助勛戚之建
祠獨何心乎蓋與國同休戚即使改唐爲周革
漢而葬尙賴朱虛之誅諸呂大尉之入北軍今
乃齊心擁戴罔念國恩生何以覲顏稱世臣死
何以對二祖列宗也定逆案時竟不之及而張
鳳翼蘇茂相梁夢澤史永安諸人公然漏網其

一二守正者亦竟無格外之旌嗚呼蒲州諸公
不得辭其責矣

以皇極殿工成晉魏忠賢爲上公原封肅甯侯魏
良卿進甯國公賜鐵券世襲加吏部尙書周應秋
等十八人官保賜銀幣馮嘉會崔呈秀廕子錦衣
衛指揮世襲郭允厚薛鳳翔廕子入監孫杰陞工
部尙書科道郭興言等加銜賜銀幣有差又勅賜
忠賢庄田二千頃甯國公祿米照魏國公例歲支
五千以示酬眷至意

又論甯遠解圍功加恩魏忠賢三等蔭弟姪一人
錦衣衛指揮使世襲王體乾等各陞賞有差既又
以廠臣安攘天下加寧國公魏良卿太子太保封
魏鵬翼安平伯魏良棟東安侯世襲時良棟僅四
歲鵬翼僅三歲餘官各進爵有差

時北兵侵邊進圍甯遠兵備衰崇煥固守不下踰
月圍始解內外文武大吏咸歸功逆賢僉曰仰賴
廠臣指授方畧克奏膚公不有殊典曷酬大勳吏
部尚書周應秋等翰林掌院楊景辰等太常卿林

宗載等科吳宏業等道安仲等南京部院王在晉等俱具疏頌功德或合奏或單詞揄揚鋪張懽呼舞蹈旨亦應之如響于是封爵濫觴益不可紀極大小九卿科道各官俱加宮保尙書都御史太常太僕等銜蔭錦衣者幾及千人陞袁崇煥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寧遠崇煥以賞薄舛望至疏請建祠矣賞薄如故乃具疏引疾回籍

是年冬季縉紳戶部有五尙書另有一尙書在吏部管侍郎事兵部四尙書工部五尙書一右都侍

郎一儒士出身貢部郎署卿二十二人兩司八人
右都一人十三道爲卿貳者二十四人六科十五
人又爲尙書一副都五少卿五其守本御者四人
而已

吏尙周應秋連頌璫三十九疏請益封公侯伯戶
尙郭允厚四十疏請給庄田祿米等項工尙薛鳳
翔四十疏請給第宅鐵券豐城侯李承祚請如中
山王例封兩公並鎮兩都此其最甚者餘不足計
也

禮部題應天主考奉旨陳具慶張士範俱着陞翰
林院侍講云

舊例兩京主試俱用宮坊逆賢抑庶子賀逢聖
孔貞運等特簡具慶士範主應天試徐時泰孫
之獬順天試俱從編簡趙陞侍讀真劄見也順
天中式崔呈秀子崔鐸應天中式周應秋子周

錄後皆襍革

譯本房中書林萃芳
錄本房知縣岑之豹

是時主試者因鑒前科試官以錄語得罪無不極
力獻詔浙江主考陳盟出論題巍巍乎惟天爲大

唯堯則之孟題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三句蓋西
湖逆祠甫落成也應天出題時有擬此謂惟仁人
爲能愛人能惡人者張士範嘆絕以爲妙同考武
進知縣岳凌霄抗言對曰今日之士上固不可得
罪朝廷下亦不可遺譏清議這能惡人三字也覺
太傷天地之和張面赤不能答陳以冷語解之張
次選仍出見而民莫不敬至施及蠻貊湖廣主考
李明睿錄叙備列鎮守諸闈名副考李魯生後序
極冒楚風之惡訾及宋玉屈原爲纖麗妖靡蓋以

逆闖因楊忠烈故極惡楚人也惟江西主考倪元
璐出皜皜乎不可尙已題因時方擬逆闖于先聖
建祠國學司業朱之俊揭示有云上公之功在禹
之下孟之上故以此暗駁之策問中亦多箴時語
至引王文成備宸濠事爲言使逆闖不敗禍不測
矣以田吉爲兵部尙書霍維華總督薊遼袁崇煥
不爲逆闖所喜邊功不加恩廕維華䟽言崇煥功
高賞薄乞以己廕讓之以昭公道末又點崇煥談
款之誤有旨切責先是六年秋上幸西苑與二小

闕泛舟爲戲忽風起舟覆上與二闕俱溺水中二
闕死上幸獲救由此不安至是加劇維華聞之進
仙方靈露飲其法取上號粳大米淘淨入水甑蒸
之甑底中安長頸大口空銀瓶一箇米漸添漸熟
水漸熟漸易不數易而瓶中之露滿矣乃米穀之
精也上飲而甘之以餘瀝分賜近侍久之傳論不
用而聖體日漸浮腫醫葯不效逆賢聞之誚責維
華華又偵知上彌留遂故作相左之態因崇煥上
疏急出此疏且自請出鎮以遠之矣初華以崔呈

秀吳淳夫之薦起用其妾有爲逆賢甥孫者刺因稱愚甥孫婿且妾弟陸蓋臣爲午門璫故得聞內事最早最悉持公封讓子瞻知兇局將敗眼明手快故爲異同也田吉庚戌進士以殿試懷挾被緝罰三科選雜職壬戌以蓮妖之變吉願請纓遂授鄆城知縣搜流民遺產變價入橐乃因逆璫肺親黃緣陞兵部不三年卽登宮保尙書極品矣後以交結律入逆案斬決

禮部題國子監秋祭文廟有旨遣甯國公魏良卿

行禮舊例必遣輔臣至是因禮部尙書來宗道獻
諛題良卿往行祭之頃怪風暴起殿上燈燭盡滅
良卿驚悸伏地久之始能出聲說者謂先聖有靈
不享非類之祀如此

上疾大漸二十一日有旨諭吏兵二部奉聖夫人
客氏子侯國興封伯爵二十二日工部三殿告成
叙功奉旨加封厥臣子弟一人東平侯朝臣增秩
賜金有差益濫觴于搜功云是時大行崩問已傳
二功謝恩之日卽鼎湖攀髯之日所謂旨者非大

行非嗣皇也矯旨于無可矯之日所拜之恩誰之恩與噫諸臣七尺之身從此永爲逆闖有矣

是時羣臣俱在寓聞訃恐入朝有他變生死且不測厥明至殿門宦者持門不得入告以宜用喪服既收服又言未成服宜如常羣臣奔走出入者三氣喘且不續哀訴宦官乃得入行哭臨禮司禮太監上體乾及忠賢在喪次獨體乾語禮部備喪禮忠賢目且腫無所言羣臣出獨呼兵部尙書崔呈秀入屏人私語移時秘不得聞或曰忠賢自欲篡

而呈秀以時未可止之也逆黨先又獻計欲令宮妃假稱有娠而竊魏良卿子以入忠賢輔之如新莽之于孺子嬰忠賢納其說令人諷懿安皇后后力拒不可曰從命死不從命亦死等死耳不從而死可以見二祖列宗在天之靈忠賢無以難乃召信王卽皇帝位

九月上尊諡曰達天闡道敦孝篤友章文襄武靖穆莊勤愷皇帝廟號熹宗

三朝野紀卷終